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中上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嚴續曾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六上

高士

漢

郭泰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賈淑 史叔賓 黃允 謝甄 王柔

符融 仇覽 陳寔 子紀 諶 鍾皓

黃憲 徐稺 姜肱 申屠蟠

張玄　兄陵　袁閎

屈伸隱顯天之道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進退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又曰遯而亨也與時行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好遯君子吉嘉遯貞吉肥遯無不利聖人作易於進退隱顯之時諄諄諦切如此欲人之審之而不違也葢世治而君子道長宜信而顯進之時也世亂而小人道長宜屈而隱退之

時也時之進也道行而得其泰時之退也道全而得其髙故立朝則為賢臣在野則為髙士其道一也殷周之衰隠者衆矣稱於仲尼之門者曰箕子泰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恵少連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秦漢而下見諸載籍者則夏黄公東園公綺里季甪里先生邵平魯兩生鄭子真原注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　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

年積德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　谷口鄭子眞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三輔決録子眞名樸子眞其字

新莽之世著稱者則梅福兩龔郭欽蔣詡逢萌

原注漢書梅福為南昌尉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蔣詡為兖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歸鄉里卧不出戶卒于家　後漢書王莽殺其子宇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皆遭逢衰亂避世長往稱為逸民或推國而去或不食而死或佯狂以免或閉關而遯或蒙垢以

自愚或潔已以全操逃山林放滄海被髮煙霞之表浪跡江湖之上超然以求其志不息其明不失其真不違其時遂為一世高人視患失之徒奔走於形勢之間者若糞壤然建武初嚴光周黨原注後漢書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

周黨飾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中徵為議郎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

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詔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而終

以孔光張禹之徒依違無恥揚雄劉歆脂腆祿仕

原注漢書孔光哀帝時為丞相封博山侯平帝立太后委政於王莽莽以光舊相名儒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莽權日盛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　張禹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帝舅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禹與鳳並領尚書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永始元年之間日蝕地震上書者皆譏切王氏車駕至禹第問禹以天變因以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所怨乃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

王氏　揚雄成哀間與莽賢同官莽賢為三公而雄三世不徙官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莽簒位雄復事之作劇秦美新文稱莽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㡬乎辟雍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棻四裔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　劉歆少與王莽俱為黄門郎及莽持政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歴譜莽簒位以為國師加信公

宗室列侯公卿將軍二千石守闕而獻符命者動以萬數計使莽坐移神器莫有誰何風節不

立故也方世祖中興偃然不屈輕萬乘蔑富貴引而自高激成東漢風節以維統體為天下大閑則又異乎冣時逸民伯夷不獨為聖之清而師百世矣厥後帝德下衰邪孽專政公卿大臣爭大義於上處士抗憤持清議于下犯難而行不以為悔而郭泰諸賢隱然其間不受爵禄不為激絶潔已懷道凜凜高氣倚薄天日小人亦知敬仰而不敢加害社稷增重者猶六七十年曹丕已篡而管寧濯足遼海却三公而弗顧獨為漢室遺老嚴

光之力也故范曄作東漢書特為逸民篇以著光之事
今繼曄史斷自郭泰而下復為高士篇以明時止光明
之道云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
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
彦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雒陽始
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
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惟與李膺同舟而

濟衆實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黄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泰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原注丁念反）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與陳留夏馥河南尹勲泰山羊陟東郡劉儒（謹案後漢書八顧有范滂而無劉儒劉儒在八廚中）陳國蔡衍渤海巴肅南陽宗慈天下號為八顧（原注後漢書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三郡八俊録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官至太常天下慕雅夏子

治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官至尚書令天下英落尹伯元羊陟字嗣祖泰山梁父平陽人官至河南尹天下清苦羊嗣祖劉儒字叔林東郡發干人徵為議郎天下瑤金劉叔林蔡衍字孟喜陳國項人官至冀州刺史天下雅志蔡孟喜巴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官至潁川太守天下臥虎巴恭祖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徵為議郎天下通儒宗孝初其稱林宗天下和雍郭林宗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原注謝承漢書遭母憂嘔血發病歷年乃瘳

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泰及汝南袁閎

得免馮遂閉門教授弟子謹案後漢書作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泰哭之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爾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來會葬者千餘人原注謝承漢書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蕩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爾原注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

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斂言之未絶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行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虚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芬烈奮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

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墻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雍乎其振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樓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攜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原注謝承漢書泰之所銘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

忠臣魏之名賢原注呂氏春秋曰顔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犂丘齊師敗績親禽顔庚杜預注曰犂丘隰也顔庚齊大夫顔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 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駔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駔子朗反蘧瑗顔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原注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顔回好學不貳過慎勿

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為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原注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

草蔬與客同飯（原注：草，麤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原注：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今魏郡北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為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

起號曰徵君誰業目錄此下有賈淑傳今闕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

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謹案目錄此下有謝甄今闕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郭泰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泰以訪才行所宜泰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其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謹案後漢書郭泰傳此下有識張孝仲于芻牧之中云云七十餘字又此書郭泰傳目錄所附諸人次第與後漢書同惟庾乘下缺宋果疑目錄脫也今仍之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

容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泰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原注謝承漢書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燿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名振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燿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雒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原注謝承漢書文經子艾暱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造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

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原注謝承漢書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伷為上計吏袁山松書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因辭病自絶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原注謝承漢書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扶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咸字仲嚮與郭泰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原注謝承漢書覽為縣陽遂亭

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遊恣者皆役以田桑嚴科罰躬助喪事賑䘏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違養道忤母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舍廬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爾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因貽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

深自悔責拜母牀下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元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元遂脩孝道卒成佳士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内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爾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

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泰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泰嗟嘆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

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謹案大典續後漢書符融傳後有仇覽傳其文與後漢書循吏傳所載畧有增改而目錄脫漏今仍列於符融傳後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厮役後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

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

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異由是天下
服其德司空黄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
官復再遷除太丘長脩德清静百姓以安鄰縣人户歸
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
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
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
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
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

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有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

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厚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絶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縣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

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刋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原注先賢行狀大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為謚

六子紀諶最賢原注蔡邕陳太丘碑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脩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舍行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

而已皆遜不至孔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僚賀
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絶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臧文
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
四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
時服素棺椁財周櫬衣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
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
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慭遺老俾屏
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迹謚曰文
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
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
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
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
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史前後赴會刊石作
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
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
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

一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戕戕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絶來者曷聞交交黄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凡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為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絶氣雖哀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雒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

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今關東兵起恐雒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為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峥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

復辨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表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原注魏志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榮之諶早終原注范曄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竪擅恣故俗遂以通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收竪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為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擬於德則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

贊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

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原注音搖）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

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謹案後漢書此下有皓孫綝建安中為司隸校尉十一字此書綝自有傳故從刪節

議曰嘗讀蔡邕所作郭有道陳太丘二碑高風絕跡邈不可及有伯夷之清而不隘有柳下惠之和而不流鸞鳳翱翥而不忤于梟鴟蘭桂芬烈而不蔽於樲棘國無道至死不變怡然而不戚戚焉天下莫不高之則顏氏之徒也范滂謂泰隱不離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范煜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

行成乎身而道訓乎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可謂知二子矣嗚呼方帝棟弗隆戚宦構難亟去疾走猶懼厭焉憤然矯激與之角死黨人之所以及也其視二子遠矣哉張讓之弔或以病寔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亂孔子之所以見南子及陽虎也喪紀不廢不惡而嚴夫何病哉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原注閬舊作閎非也案閬字奉高閎字夏甫下言奉高則閬也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原注郭泰別傳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泥從叔度乃彌信宿也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原注杜預女戒憲與同郡周子居文伯堅郅伯向封武興戚孔叔號汝南六孝廉太守張俍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俍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俍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郵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黄四人留隨柩車又辟公府友人

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而終天下號曰徵君謹案通鑑綱目漢安帝延光元年書汝南黄憲卒以史家限斷論不當入三國此特因郭泰等牽連入之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河圖七緯推步變易恭儉義讓閭里服其德化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廉五辟公府三舉茂才皆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見之謹案後漢書不免下無見字既謁而退蕃在郡

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原注謝承漢書著為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治京氏易韓傳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威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

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豫炙一雞以緜絮一兩漬酒以裹雞至冢外以水漬緜使有酒氣白茅藉飯置雞而酹哭畢即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泰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

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泰有母憂稺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稺會卒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横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

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與徐孺子等海內稱為五處士焉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原注謝承漢書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被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繫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原注謝承漢書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

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盜遂兩釋之原注謝承漢書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過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不復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畧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

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原注謝承漢書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為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

意

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閉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廬于墓側致甘露白雉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之從母凡李士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

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家貧傭為漆工郭泰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不復顧眄遂隱居精學博貫五

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黄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别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

有道不就原注謝承漢書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列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羣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

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之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黄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

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惟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四十七終于家

議曰林宗仲弓高標跨世表表焉終而莫不則焉叔度

孺子淵懿宏遠林宗尤所敬而戚爲稱道且自愧焉則
又高矣伯淮子龍見幾而作雖近乎閉關絕世其不滓
世汙亦其次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易曰箕子之
貞明不可息也諸子有焉議者往往以叔度爲顏子夫
顏子具聖人之體發仲尼之藴仁爲德之全仲尼與其
不違復爲易之幾仲尼與其不遠是以道冠七十子而
獨稱入室言其出處則孟子以爲與禹稷易地孔孟而
下數千年孰與斯人也叔度資質雖美使問學聖門庶

幾廁游夏之列一間地位恐未易至也

張玄字處虚蜀郡成都人也祖霸治嚴氏公羊春秋博覽五經永元中為會稽太守删嚴氏春秋名張氏學父楷傳霸學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凡陵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

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去沈深有才畧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去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温曰天下賊寇雲起豈不以黄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

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欲仰藥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

議曰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夫義之所在氣之所充也靡不勝之而天下莫彊焉觀陵之叱冀至冀跪謝而不貸卒劾致廷尉方逆戚彊橫視天子蔑如而陵埶之如狐兎玄勸温誅鋤閹穢以正朝廷温震懼却走而不敢閒方宦豎專朝回天倒海錮戮一世而玄視為几上肉義之所激彊有力者不與如此故苟能集義以生氣擴而充之則大守而用之則剛存而養之則直引而去之

則邀乎其高也玄卒隱而不就卓命前日之剛乃今日之高也歟

袁閎字夏甫司徒安之孫也少勵操行父賀為彭城相閎往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入白夫人乃密呼而見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及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舉皆不應居處側陋耕

學爲業從父隗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絶世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誦

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
年五十七卒於土室臨終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着禪
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版牀之上以五百墼為藏二弟
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
黨事得釋初平中為沛相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
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一日見太守王朗徒從整
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
交阯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

貴埶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于家忠子祕為
郡門下議生黄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
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
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
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
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議曰族大而侈單斃於亂尚矣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是以越椒毓於楚而滅伯有

汰於鄭而亡袁氏四世五公驕奢而與亂世爭權卒之尺口盡赤于西京而術紹彊僭為世大戮遂祝袁宗閟獨閉關自絶竟免於難智氏雖滅輔果猶在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夏甫有焉